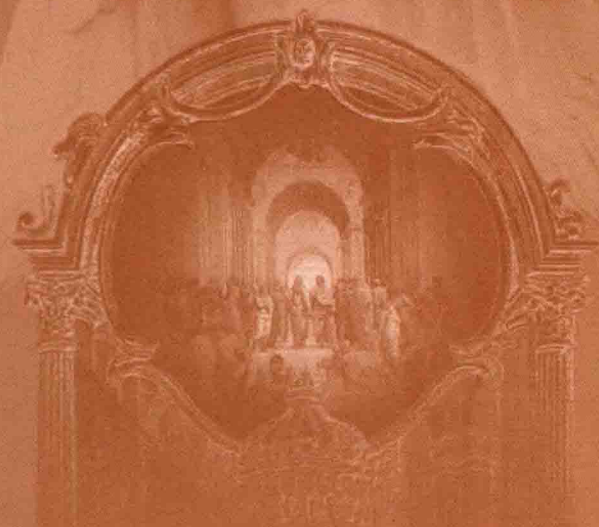


●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●

*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
World Literature*



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
World Literature

恋爱中的女人（下）

● 远方出版社 ●

恋爱中的女人（下）

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SHIJIE WENXUN MINGZHU BAIBU

恋爱中的女人（下）

〔英〕D·H·劳伦斯 著
乔保田 译

远方出版社

第十八章 兔子

戈珍深知,到肖特兰兹去对自己而言是件非常慎重的事。她知道这等于接受了杰拉德·克里奇的爱。尽管她不喜欢这样,可她知道她还是应该去。她痛苦地回忆掴那一个耳光和吻,含糊其词地自己问自己,“到底是怎么回事,这算什么?一个吻代表什么?一记耳光又是什么意思?那不过是个偶然的现象,很快就消失了。我可以到肖特兰兹去一阵儿,在离开这儿之前再去看看它是什么样子也可以啊。”她有一种无法满足的好奇心,仿佛什么都准备停当了。

她也想知道温妮弗莱德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那天听到这孩子 在游船上的叫声,她就感到与她有了某种神秘的联系。

在书房里戈珍同她父亲谈着话,父亲就派人去叫女儿来。不一会儿在法国女教师的陪伴下女儿就来了。

“温妮,这位是布朗温小姐,她到这里来帮助你学画画、塑造小动物。”父亲说。

孩子很有兴趣地打量了戈珍一会儿,然后走上前来,扭着头把手伸了过来,显得很拘谨却十分镇定、冷漠。

“你好?”孩子头也不抬地说。

“你好。”戈珍说。

说完,温妮站在一边,戈珍被介绍认识法国教师。

“今天天气很好。”法国女教师愉快地说。

“很好。”戈珍说。

温妮弗莱德在远处打量着这边。她似乎感到很有趣儿,但有点拿不准这位新来的老师会是什么样的老师呢?她见过不少新老师了,但没有几个能使她真正了解的。这位法国女教师也不值得理会,这孩子只是忍着跟她平静相处,承认她的小小权威,但对她很蔑视,尽管表面上服从她,心里仍然很傲,拿她并不当一回事。

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“温妮弗莱德，”父亲说，“布朗温小姐到咱家你不高兴吗？她用木头和泥雕塑的小动物、小鸟伦敦的人都称赞，不断地在报纸上写文章赞扬她呢。”

温妮弗莱德微微笑了。

“谁告诉你的，爸爸？”她问。

“谁告诉我的？赫麦妮告诉我的，卢伯特·伯金也说过这方面的事。”

“你认识他们？”温妮弗莱德有点挑战式地问戈珍。

“认识，”戈珍说。

温妮弗莱德稍微有点放松了自己。她本来就想把戈珍当作仆人看的，她们之间不可能有友谊可讲。她很高兴，她又多了一位比她地位低下的人，她可以用良好的心情容忍她们。

戈珍很平静。她并没有把这一切看得很重。一个新的场合对她来说是很新奇的，可温妮弗莱德这孩子却不怎么讨人喜欢，那么损，她真是极不合群的孩子。戈珍还是喜欢她，迷上了她。第一次会面就这么不太愉快，这么尴尬地结束了，无论是温妮弗莱德还是她的女教师都做得不那么通情达理。

不久，她们就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相聚了。温妮弗莱德从来就不怎么注意别人的存在，除非他们会像她一样顽皮并有点儿损。她只喜欢娱乐，她生活存在的“人”是她喜欢的小动物。对那些小动物她非常慷慨地施舍着自己的怜悯心，真有点好笑。而对人间其他的事她都感到不耐烦和无所谓。

她有一头小狮子狗，取名儿鲁鲁，她可喜欢鲁鲁了。

“咱们就先画画鲁鲁吧，”戈珍说，“看看我们能不能画出它的乖样儿，好吗？”

“亲爱的！”温妮弗莱德跑过去，有点忧郁地坐下，吻着鲁鲁凸出的额头说：“小亲亲，你让我们画你吗？让妈妈画张画儿吧，啊？”说完她高兴地咯哧一笑，转身对戈珍说：“哦，画吧！”

她们过去取来铅笔和纸准备画了。

“太漂亮了，”温妮弗莱德搂着小狗说，“妈妈为你画画时，你要安安静静地坐着。”小狗儿大大的眼睛中露出忧郁、无可奈何的神情。她热烈地吻着小狗说：“不知道能把它画成什么样，肯定不好看。”

她边画边吃吃地笑，不时大叫：

“啊，亲爱的，你太漂亮了！”

她笑着跑过去忏悔似地抱住小狗，似乎她伤害了它。小狗黑丝绒般的脸上挂着无可奈何与烦恼的表情。温妮慢慢地画着，目光很专注地看着狗，头偏向一边，全神贯注地画着，她似乎是画着什么咒符。她画完了，看看狗，再看看自己的画儿，然后突然松口气兴奋淘气地大叫：

“我的美人儿，为什么这么美？”

她拿着画纸走向小狗，把画儿放在它鼻子底下仿佛想让狗看看她的画。小狗似乎懊恼屈辱地把头扭向一边，温妮竟冲动地吻它那黑丝绒般凸出的前额。

“好鲁鲁，小鲁鲁！看看这幅画儿，亲爱的，看看吧，这是妈妈画的呀。”她看看画，又吃吃地笑了起来。她又吻吻小狗，然后站起身庄重地走到戈珍面前把画儿交给她。

这是一张画有一头奇怪的小动物的荒诞画儿，很淘气又很有喜剧味儿，戈珍看着画儿脸上不由得浮上一丝笑意。温妮弗莱德在她身边吃吃笑道：

“不像它，对吗？它比画儿上的它要可爱得多。它太漂亮了鲁鲁，我的宝贝！”，然后一边说着她又奔过去拥抱那懊恼的小狗，它抬起一双不满、忧郁的眼睛看看她，任她去抱。然后她又跑回到图画边上，满意地笑道：“不像它，是吗？”她问戈珍。“像，很像。”戈珍说。这孩子很珍惜这幅作品儿，带着它，有点不好意思地向别人展示着。

“看，”她说把图画提到爸爸眼前。

“这不是鲁鲁吗？！”他叫着。他吃惊地看着图画，听着身边女



儿在不停地笑。

戈珍第一次来肖特兰兹时杰拉德不在家。

他回来的当天早晨就四处寻找她。那天早晨阳光和煦，他观赏着他离家后盛开的鲜花留连在花园羊肠小路上。他的服饰很整洁、健康，脸刮得很干净，淡黄色的头发用心地梳向一边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他漂亮的上髭修剪得很整齐，眼睛里闪烁着温和然而又非常机智的光芒。他身着黑衣，衣服套在他健壮的身躯上很合体。他在花坛前徘徊，在阳光下的照射下他显得有点孤单，似乎因为缺少什么而感到困惑。

戈珍快步走过来，无声无息地出现在花园中。她身着蓝衣和黄色的袜子，有点像年轻的警察。看到她，他吃了一惊。她的长袜的颜色让他感到不协调：浅黄色的袜子配黑鞋子，真是岂有此理。温妮弗莱德此时也在花园中同法国女教师牵着狗儿，见到戈珍飞也似地奔过来。这孩子身穿黑白相间的条状衣服，齐耳短发剪成了圆型。

“咱们画俾斯麦吧，好吗？”她说着挽住戈珍的胳膊。

“好，我们就画俾斯麦，你喜欢？”

“是的，我喜欢！我非常想画俾斯麦。今天早晨我发现它非常神气，非常凶狠。它看起来像一头狮子那么大。”说着她为自己的夸张笑了起来。“它是个真正的国王，真的。”

“你好，”矮小的法国女教师微微鞠个躬向戈珍问好，戈珍对这种礼节非常反感。

“温妮弗莱德很想画俾斯麦！哦，整个早上她都在叫：‘今天上午我们画俾斯麦吧！’俾斯麦，俾斯麦，一个劲地说这个俾斯麦！它是一只兔子，对吗，小姐？”

“对，是一只黑白两色的花兔子。你见过它吗？”戈珍说一口流利好听的法语。

“没有，小姐。温妮弗莱德大概不想让我见到它的宠物。尽管我问她好几次了。‘温妮弗莱德，俾斯麦是什么东西？’可她就



是不告诉我。结果，俾斯麦成了一个秘密。”

“它的确是个秘密！布朗温小姐说俾斯麦是个秘密。”温妮弗莱德叫道。

“俾斯麦是个秘密，俾斯麦是个秘密，俾斯麦是个奇迹，”戈珍用英语、法语和德语念咒般地说。

“对，就是一个奇迹，”温妮弗莱德的话音出奇得严肃，可掩饰不住淘气的窃笑。

“是奇迹吗？”女教师有点傲气十足地讽刺说。

“是的！”温妮弗莱德毫不在乎地说。

“可他不像温妮弗莱德说的那样是国王。俾斯麦不是国王，温妮弗莱德。他不过——不过是个宰相罢了。”

“宰相是什么？”温妮弗莱德很看不起女教师，爱搭不理地说。

“宰相就是宰相，宰相就是，我认为就，是一个法官，”杰拉德说着走上来同戈珍握手。“你很快就可以编一首关于俾斯麦的歌曲。”他说。

法国女教师等待着，谨慎地同他打个招呼。

“她们不让你看俾斯麦，是吗？”他问女教师。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“哦，她们可真不友好。布朗温小姐，你们准备拿它做什么？我倒是盼望能把它送到厨房去做菜吃。”

“不。”温妮弗莱德叫道。

“我们一起要画画它，”戈珍说。

“那就先拉它，拉玩完之后呢，撕碎他，再把他做成菜。”杰拉德故意开玩笑地说。

“哦，不嘛。”温妮弗莱德笑着大叫。

戈珍不太喜欢他逗孩子的嘲弄口吻，她抬起头冲他笑笑。他感到自己的神经受到抚摸，轻松了许多，他们交换了理解的目光。

“你喜欢肖特兰兹吗？”他问。

“哦，我很喜欢了。”戈珍漠然地说。



“这太让我高兴了。你大概还没注意到这些花儿？”

他导游式地引导她走上园中小路，她专心志致地跟在他身后走着，随后温妮弗莱德也跟了上来，法国女教师在最后面磨磨蹭蹭地跟着走。他们在向外扩张的喇叭状的花草前停住了脚步。

“这太漂亮了！”戈珍着了迷似地看着花儿大叫。她对花草那种发自内心的激情和崇拜奇怪地抚慰着他的神经。说着她弯下腰用纤细的手指优雅地抚摸着喇叭花儿。看到她这样爱花儿陶醉的样子，他感到很惬意。当她直起腰，她那双花一样美丽的大眼睛火辣辣地看着他。

“这是什么花儿？”她问。

“牵牛花类的植物的吧，我想是。”他说，“我其实一点也不太懂。”

“这种花儿对我来说太陌生了。”她说。

他们假作、亲昵地站在一起，心里都很紧张。他是爱她的。

她开始注意到法国女教师就站在附近，像一只法国甲虫一样观察着、猜测着什么。她带温妮弗莱德走开了，说是去找俾斯麦。

杰拉德目送她们远去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戈珍那柔韧、恬静的神态，丰满的上身穿着绸开士米外套。他猜想她的身体一定是丰腴、光滑、柔软的。他太欣赏她了，她的美丽真让人渴望，那么美。他只是想接近她，目前只是这样的想，他希望能够拥有她，把自己给她。

同时他敏感地发觉查到了法国女教师那衣着整洁、脆弱的身姿。她像一种高傲、长着细腿的甲虫高高地站立着，她闪光的黑衣十分合时宜，头发挽得很高、很令人羡慕。可她那种完美的样子是多么令人生厌！他非常的讨厌她。

可他的确欣赏她，她的一切都那么适合时宜。令他恼火的是，当克里奇家人还在丧期时，戈珍竟身穿鲜艳的衣服来了，简直像一只花鹦鹉一样！他盯着她抬腿离开地面时，她的脚腕踝处露出浅黄色的袜子，她的衣服是深蓝色的。然而他又不禁感到欣喜，感到

她的衣着是一种挑战——对整个世界的挑战。于是他又对喇叭花笑了。

戈珍和温妮弗莱德从屋中穿来到后院，那儿有马厩和仓库，四下里一片寂静、荒凉。克里奇先生驾车出去了，马夫正在为杰拉德遛马。两个姑娘走到墙角里的一间小棚子那儿去看那只黑白花兔。

“太漂亮了！你看它仿佛在听什么呢！它显得多么的傻呀！”她笑道：“我们开始画它认真听声的样子吧，它听得多认真呀，是吗，亲爱的俾斯麦？”

“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吗？”戈珍问。

“它太强壮了。它的劲可大着呢。”她偏着头，眼睛里露出极其不信任的神色。戈珍说。

“我们拿出来试一试，不行吗？”

“可以，如果你认为行你就试试吧。不过它踹人可疼了。”

她们拿来的钥匙打开了兔窝的门。兔子开始在棚子里乱蹦乱跳地打起转来。

“它挠人时也非常疼，可厉害了，”温妮弗莱德激动地叫道，“快来看它呀，多么奇妙啊！”兔子在里面慌慌张张地窜来窜去。“俾斯麦！”这孩子激动地大叫：“你别这么吓人好吗？你真够讨厌的。”温妮弗莱德心中有些害怕地抬头看看戈珍。戈珍的嘴角上挂着嘲讽的微笑。温妮异常激动怪叫起来。“它蹲在那不动了！”原来兔子跑累了，在远处的一个角落里静静地呆着，于是她叫了起来。“咱们现在就把它抓出来不好吗？”她怪模怪样地看着戈珍喃喃着，慢慢凑了过来。“咱们这就把它抓出来吧？”她说着调皮地笑了。

她们打开了小棚子的门。那只强壮的大兔子安静地蜷伏着，戈珍伸进胳膊一把抓住了它的长耳朵。兔子身子往下沉，爪子扒住地面，身体向后缩着。戈珍使劲地往外拖它，兔子抓着地发出刺耳的声响。它被举到空中，身体剧烈地在空中摇晃抽动着，就像秋



千一样荡着。最后戈珍终于把它抓住了。戈珍用双臂抱住它，为了躲避它的抓挠忙扭过脸去。可这兔子强壮得出奇，她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能抓住它。在这场搏斗中她几乎失去了控制。

“俾斯麦，俾斯麦，你太可怕了，”温妮弗莱德着实给它吓坏了地说，“快把它放下，它是一头野兽。”

戈珍被她怀抱里这头如此有劲的东西惊呆了。她绯红了脸，怒火中烧。她颤抖着，就像暴风雨中的小屋，几乎全线塌陷了一样。这场全无理智、愚蠢地搏斗令她感到恼火，她的手腕也被这只野兽的爪子抓破了，她的心变残酷了。

正当她试图抓住要从她怀中逃跑的兔子时，杰拉德来了。他敏感地看出她怒火中烧的样儿。

“你应该叫个仆人来帮助你做这件事。”他说着急忙赶上来。

“哦，它太可怕了！”温妮弗莱德有点发疯地叫道。

他强壮的手一把就揪住兔子耳朵把它从戈珍手中拎了出来。

“它真是太强壮了，”戈珍高声叫着，像一只海鸥那样，声音很奇怪，心中不免有些愤恨。

兔子全身缩成一团猛地踢蹬，身体在空中形成弯弓型。它真有点魔力。戈珍看到，杰拉德浑身紧张，眼中一片空白。

“我早就了解这类小东西。”他说。

那魔鬼般的野兽又一次跳到空中，使劲地蹬腿看上去就像一条龙在飞舞，真没有想到它会如此具有爆发力。然后它又停了下来。杰拉德全身憋足了力气，剧烈地颤抖着。顿时有一种怒火从他心中升起，他感到她的全身闪电般地用魔爪的大手一样抓住兔子的脖子。这时兔子发出一声死亡般可怕的惨叫。它剧烈地扭动着全身，抽搐着撕扯杰拉德的手腕和袖子，四条腿旋风般舞动着，露出白白的肚皮。杰拉德揪着它旋了一圈，然后把它紧紧夹在腋下。它终于屈服了。杰拉德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。

“真难以置信一只兔子居然有多大的力气。”他看着戈珍说。

他注意到，戈珍苍白的脸上嵌着一双夜一般黑的眼睛，她看上去真像天上的仙女下凡。一阵搏斗后兔子发出的惨叫声似乎打破了她的意识，他深情地看着她，脸上炽烈的光芒凝聚了起来。

“我现在真的不喜欢它，”温妮弗莱德嘟囔着。“我不能像关心鲁鲁那样关心它了。它太可恶了。”

戈珍清醒过来以后尴尬地笑了。她明白自己失态了。

“难道兔子尖叫时都那么可怕吗？”她叫着，尖尖的声音很像海鸥的叫声。

“很可怕。”他说。

“总得让人把它拖出来的，它干吗那么傻乎乎地不出来？”温妮弗莱德试探地摸着兔子说。兔子老老实实在地让他夹在腋下，死了一样地纹丝不动。

“它没死吧，杰拉德？”她问。

“没有，但的确应该去死。”

“对，它应该！”温妮似乎很开心地叫。然后她更有信心地摸着兔子说：“它的心跳得很快，它多好棒呀，真的。”

“你们想把它搁在哪儿？”杰拉德问。

“就放到那个绿色的小院儿里去。”她说。

戈珍好奇地打量着杰拉德，她的目光黯淡了，她用自己的感官去体验去感知着杰拉德，几乎像只动物在乞求他，也许这只小动物最终会战胜他。他不知该对说些什么好。他感到他们彼此相互像魔鬼一样认识了。他总感到他的确要说些什么来掩盖这一事实。他要用力去点燃自己的每一根神经，而她就像一只柔软的接受体，接收他炽烈的火焰。他究竟有多大的自信呢？他时时感到害怕。

“它伤着你了吗？”他问。

“没有。”她说。

“它是一只没有理智的野兽。”他扭过头去说。

他们一起走到小院跟前。小院红砖围墙的裂缝中开着黄色的

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花草儿院子里长着柔软的青草，小院地轻柔平整，上空是一片蓝瓦瓦的春天。杰拉德把兔子往草地一扔。它静静地蜷缩着，根本就不动窝儿。戈珍有点害怕地看着它。

“它干吗不活动呢？”她叫着。

“它服气了呗。”他说。

她冲他笑笑，这种不知所措的笑容使她苍白的脸都缩紧了。

“它可真是个傻瓜！”她叫道，“一个令人厌恶的傻瓜！”她话语中报复的口吻令杰拉德发抖。她抬头看看他的眼睛，把她内心深处处的嘲弄，残酷都暴露无疑。他们之间达成了某种共识，这种心照不宣的同盟令他们紧张。他们两人就这样卷入了共同的神秘之中。

“你也被它抓伤了吧？”他说着伸出自己被抓破的白皙但结实的前臂。

“真可恶啊！”她目光畏惧，红着脸说：“我的手没事。”

她抬起手，光滑白嫩的手上有一道深深的红疤。

“真是魔鬼！”他吼道。他似乎对她光滑白嫩的手臂上那长长的红疤感到心痛。他并不想抚摸她，但还是有意识地迫使自己去抚摸她。那长长的红疤似乎在他的头脑中划过，撕破了他意识的表面，让无意识的，不去思索的灵魂从未知的世界侵入。

“伤得不厉害吧？”他关切地问。

“没什么。”她说。

突然那只安静像墙边小花般蜷缩着的兔子跳了起来。它像一颗出了膛的子弹跳了起来，在院子中一圈又一圈地疯狂地跑着，像一颗流星一样只留下轨迹，令人们眼花缭乱。大家都惊呆地看着兔子，莫名奇妙地笑着。那兔子似乎被什么咒语驱使着，像一阵暴风雨在旧红墙下旋转飞奔着。

突然，在草丛中它停下了，并蹒跚了几下，然后蹲下来思索，鼻翼翕动着就像风中飘动着的一根绒毛。它思索了片刻，用黑眼睛有意无意地瞟了他们一眼，然后它开始静静地向前蹦跳而去，飞快



地啃吃青草。

“它疯了，”戈珍说，“我敢肯定经疯了。”

杰拉德笑了。

“问题是，”他说，“什么叫疯？我没有理由相信兔子会疯。”

“你不认为它是疯了吗？”她问。

“不。那只是兔子的本能。”

他脸上露出一幅猥亵的笑容。她看着他，清楚他是进攻型的人，如同她也是一个进攻型的人一样。这种相同的特点令她不愉快，甚至于她心里感到气愤。

“这得感谢上帝，没有把我们变成兔子。”她尖着嗓门说。

他脸上的笑容凝聚了起来。

“我们不是兔子吗？”他凝视着她。

她的表情缓和下来，有点会意地笑着。

“啊，杰拉德，”她像男人一样粗着嗓子缓缓地说。“不是兔子，更不想变成别的什么东西。”她漠然地看着他。

他似乎感到她又一次打了他一记耳光——甚至觉得她用力地撕裂了他的胸膛。他转向一边不看她。

“吃，吃，我的宝贝儿！”温妮弗莱德恳求着兔子并爬过去抚摸它。兔子蹒跚着躲开她。“让妈妈摸摸你的毛儿吧，宝贝儿，你太神秘了——”



第十九章 月光

病愈之后，伯金到法国南部住了一段时间。他没给任何人写信，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。厄秀拉孤身一人，感到万念俱灰，似乎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能燃起她的希望之火，一个人就如同虚无浪潮中的一块小石头，随着潮水的涨落而起伏着。只有她自己是真实的，就像洪水中的一块石头，其余的都是无意义的。她很冷漠也很孤独。

对此她毫无办法，只有蔑视、漠然地进行着抗争。整个世界都没入了灰色的无聊与虚无之中，她和任何事情都没有联系了。对种情况她从心里往外都表示轻蔑。她从心灵深处蔑视、厌恶人，尤其厌恶成年人。她只喜欢小孩和动物，她充满激情但有时又相当冷漠地喜爱儿童。她只想拥抱、保护他们，赋予他们生命。可这种爱对她来说只能是枷锁和痛苦，因为它是建立在怜悯和绝望上的，她仔细想来还是最爱动物，动物同她一样独往独来，没有社会性。她喜欢大草原中的马和牛，它们各个儿我行我素，很有魔力。动物不需要遵守那些可恶的社会原则，它不会有什么热情，也不会闹出什么悲剧来，而这些也正是她最深恶痛绝。

她对别人可以显出轻松愉快，讨人喜欢的样子，甚至于很恭顺。但谁都知道她是怎样的一回事，谁都可以凭直觉感到她对人类所持的嘲讽态度。她怨恨人类，“人”这个词所表达的含义令她感到厌恶。

在这种蔑视与嘲弄的潜意识之中她的心灵被封闭了。她总感到自己有一颗爱心，心中充满了爱。她就是这样把自己看得很高尚。从她那副精神焕发的样子，她神态中闪烁着的内含的活力却否定了她对自己的看法。

有时她也会变得柔弱无力，她需要纯粹的爱，仅仅是纯粹的爱。她时时自我否定，精神都被扭曲了，感到很痛苦。

有一天晚上,她感到痛苦到了极点,人都呆得木然了,于是走出家门。人要是命运注定要被毁灭,那她必然会去毁灭。这种感受经常出现在脑海中,感受到这一点她也就释然了。如果命运要把那些注定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人卷入死亡与陷落,那么她就没什么可烦恼的,而且何必要进一步否定自己呢?她感到轻松了许多,她可以到新的地方去寻觅一个新的同盟。

她信步向威利·格林的磨房走去。她来到了威利湖畔,湖里的水位又升高了,已经没有前一阵放水后那么干枯。接着她转身向林子中走去。夜幕早已降临,到处被黑色笼罩。此时她忘了什么叫害怕,尽管平时她是个极胆小的人。这里的丛林没有人烟,这里似乎有一种宁静的魔力。一个人愈是能够寻找到不为人迹腐蚀的纯粹孤独,她的感受就愈佳。在现实中她害怕人,怕得要死。

她发现她右边的树枝丛中有个东西像巨大的幽灵在盯着她,躲躲闪闪的。她浑身一惊。其实那不过是丛林中升起的明月。可这月亮似乎神秘地露着苍白、死一样的笑脸。对此她无法将自己隐藏起来。无论白天还是黑夜,你不能躲开像这轮月亮一样的脸,它得意洋洋地闪着光,趾高气扬地笑着。她对这张惨白的脸怕极了,急忙朝前走。她只想看一眼磨房边的水池再回家。

她很害怕院子里的狗狂叫,因此不想从院子中穿过,转身走上山坡从那里接近水池。空旷的天际悬着一轮明月,她完全暴露在月光下,心里很别扭。山坡上经常有野兔出没,在月光下一闪一晃。夜,水晶般清纯,异常宁静。她几乎能听到远处羊儿的叹息声。

她转身来到林木掩映着的岸上,这里的桤木树盘根错节地连成一片。她能躲开月亮的照耀而感到很高兴,她又活动在阴影中。她站在倾斜的岸上,一只手扶着粗糙的树干俯视着脚下的湖水,一轮月亮就在水中浮动。不知为什么她没有心情欣赏这景色。它能给予她的东西太少了。她在倾听水闸里咆哮的水声,希望夜晚还能为她提供些别的东西,她心里期望着另一种夜晚,不要像现在这



冷清的月夜。她似乎听到从内心深处的呼喊,那是多么悲哀地呼叫。

她看到水边有个人影在活动,那肯定是伯金,他已经回来了。她一言不发,若无其事地坐在桤木树根上,把自己笼罩在阴影中,倾听着水闸放水的声音在夜空中回响。水中小岛在黑暗中若隐若现,芦苇荡也一片乌黑,在月光下只有少许苇子闪着微光。一条鱼偷偷跃出水面,拖出一道白光。寒夜中不断有湖水的白光刺破了黑暗,令她心动。她眺望这夜空漆黑一片,没有声音,也没有动静。在月光下伯金的身影又小又黑,他头发上沾着一星儿月光,慢慢地向她走近。他已经走得很近了,但她根本不在乎。他不知道她在这儿。她在努力猜想他要做什么事,也许他并不希望别人看到他的作为,他觉得自己做得很机密。可这又有什么关系?他这点小小的隐私没有什么可重要的?他的所做所为怎么会重要呢?我们都是人,怎么会有什么秘密呢?当一切都明明白白、人人都知道时,何处会有秘密?

他边走边漫不经心地抚摸着花朵,语无伦次地喃喃自语着。

“你不能走,”他说,“没有别的出路。你只能依靠自己。”

说着他把一朵枯干了的花朵扔进水中。

“这是一首美丽的诗——他们对你说谎,你用歌唱回答他们。不需要有什么真理,只要没有谎言,就不需有什么真理。这样的话,一个人就不用维护什么了。”

他伫立着,看看水面,又往水面上扔下几朵花儿。

“自然女神,去她的吧!这可咒的女神!难道有人妒忌她吗?还有别的什么——?”

厄秀拉真想高声、歇斯底里地大笑,她觉得他那冰凉的口吻实在可笑。

他站在那儿目不转睛的看着水面。然后他弯下腰去拾起一块石头,用力把石头扔向湖水中。厄秀拉看到明亮的月亮随着水的波动在跳动着、荡漾着,月亮在湖中已经变形了,它就像乌贼鱼一